

陈 放 著

飘零者之歌

群众出版社



飘零者之歌

陈 放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主人公罗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愚弄遭迫害及至受欺骗蒙蔽，跑到了香港、东京等地。后来，虽然成为名噪一时的“歌星”，但却无法摆脱面临的险恶处境，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小说描述了飘流海外的青年一代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罪行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

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主题深刻，读来也颇耐人深思寻味。

飘 零 者 之 歌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5.25印张 112千字 插图2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05000 册 定价：0.4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货轮“难忘你”号	1
第二章	两地情思	6
第三章	在开往东京的列车上	14
第四章	“二七K”在东京	21
第五章	威逼	28
第六章	血雨腥风所诞生的	35
第七章	网	52
第八章	惨别	56
第九章	“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68
第十章	东京警视厅紧急会议	74
第十一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77
第十二章	追捕	88
第十三章	在路上	95
第十四章	受骗	99
第十五章	孤雁飞	120
第十六章	乔装赠琴	132
第十七章	绑架	146
第十八章	复仇	151
第十九章	金心	163
附 记		166

第一章 货轮“难忘你”号

香港之夜，敞开了纵欲和犯罪的大门。它象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大汉——一头扎在溅起白沫的海滩上，倾吐着胃里的污秽。

终日在海上辛劳，在陆地上没有一丝立足之地的“蜑民”们，躺在狭窄的渔舱里呼噜噜地睡去，而在不远处的鸭巴町^①矗立着的豪华的水上饭店，蜑民们称为“海上皇宫”的地方却正灯光通明，令人颠狂的摇滚乐刚刚进入高潮；客人们拿着侍者用托盘送上来的名单，凭着自己的喜好挑选着分别操北京话、广东话、上海话、英语、日语的舞女陪席；“清蒸鲈鱼”、“古老肉”、“爆龙虾”、“威士忌”、“白兰地”等佳肴和美酒摆满了一张张餐桌……

当这一边醉生梦死的人们酒兴正酣、觥筹交错、喧声四起的时候，那一头的太古船坞却出奇的寂静，月光在这里勾出了一艘二万吨级货轮黑黝黝的轮廓——它就是借口主机大修的北方超级大国的货轮“难忘你”号。

这个超级大国以种种理由为借口，来香港修理的轮船，随着他们对中国大陆情报的迫切需求递增着。

一九六〇年只有一艘次；

^① 鸭巴町：即香港的阿伯丁区，此是当地人对这一豪华地区的俗称。

一九六五年增加到十艘次；

“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突然增加到三十二艘次；

一九六七年又增加到了八十艘次；

一九七二年是一百二十艘次；

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岌岌可危的一九七六年竟然达到了三百艘次。

现在——在粉碎了“四人帮”后的第二年，几乎每天都有一艘泊在香港船坞，往往是一艘“修好”的轮船还未驶离，另一艘突然“发生故障”的轮船就接踵而至！

在“难忘你”号上的一间“船员不得入内”的客舱里，“海事监督”①谢尔盖伊的铁皮保险写字台上，堆着《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和《人民文学》等大陆报刊，这是登岸的“水手”们在香港高价买来的。压在一份《参考资料》下的英文《星期先驱报》吸引了谢尔盖伊的注意，他放下了刚刚读完的《人民日报》，抽出《星期先驱报》，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他们试图再度渗透》，使他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

“我们应当感到欣慰的是——这个北方超级大国虽然曾多次向有关当局要求在香港设立领事、文化、通讯、航空等永久性机构，均遭到了香港政府的严正拒绝！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他们仍然通过航运、贸易、文化方面设法渗入香港！在此我们应当提醒那些‘健忘’的人们，回忆一下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发生的那件轰动香港及亚太地区的丑闻。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七日，香港英国当局拘捕了两名来自

① 海事监督：负责轮船修理及海运事务的官员职称。

泊港修理的‘哈巴罗夫斯基’号的克格勃高级间谍安德列·伊凡诺维奇·波力卡罗夫和俄籍华人斯切潘·津尼夫。从交换情报现场捕获的波力卡罗夫身上搜出了两份密件，一份是计划在远东招募更多的间谍特务的完整详细的纲领，另一份是发给他们在香港的间谍网的指示文件，两份文件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中国的半圆形包围圈的！也就是在那一次，香港政府一举捕获了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尖沙咀和中环某商行的‘商人’何鸿恩！

“最近以来，他们来香港修理的船只数量更是急剧增加，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了什么？特别令人奇怪的是，外国轮船在本港修理，都是要求越快越好，而他们则要求越慢越好，目的显然是务求在香港多逗留。无怪乎消息灵通的人士说：他们试图再度渗透！”

谢尔盖伊放下了报纸，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六年前同行波力卡罗夫的失败，至今还受着舆论的嘲笑，这显然扰乱了他因一项正在进行的“特别活动”的顺利而带来的得意心情。他深知，他与波力卡罗夫一样，都是属于没有外交豁免权的 illegal（非法活动者），一旦败露，将遭到可怕的逮捕。即使是被递解出境返回本国，但仍然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去“强迫治疗”。想到这里，他烦躁地看了看手表，还差四十五秒钟，他在等着一份来自东京的电报。

谢尔盖伊从沙发的茶几上拿起了一盘卡式录音带，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演唱者的彩色相片上，相片上一个削瘦的长发青年正在淡淡地苦笑，恰似有无限的愁情。

零时整，门被推开了，译电员将一封刚刚收到的东京拍来的伽码（γ）型密码电报，送到了谢尔盖伊的手里。译电员

并不知道上面的具体内容，因为它还要经过第二次翻译，掌握第二次翻译所需“密钥”的只有谢尔盖伊本人。译电员离开后，谢尔盖伊凭着记在脑子里的“密钥”翻出了使他倒吸一口凉气的内容：

“罗沦于二日前突然在东京失踪。”

谢尔盖伊将电文纸用电子打火机点燃，又将灰烬用水冲进排水管，在地毯上徘徊着，陷入了不安的思绪中。

罗沦会跑到哪儿去呢？是已经离开日本，还是藏匿在某个地方？必须把他找回来，否则……谢尔盖伊不愿顺着失败的结果想下去，他还从来也没有失败过。

请求动用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日本的间谍网，来搜索失踪的罗沦吗？不行。为了使这一“特别活动”充分具有“中国人的桃色案件”的色彩，S局命令不许借助于在日间谍，而只允许利用香港的“二七K”组织。这样不仅会避免万一失败后的被动，而且整个活动也可以免受日本警视厅的注意。特别是在不久前发生了“特派记者”亚历山大·叶果洛维奇·马切欣因利用美国水兵盗窃泊在横滨的美国航空母舰“中途岛”号上的密码本失败，而被日本警视厅以“违反海事特别法 第六条未遂”逮捕的事件后，这样的请求显然是不明智的。

那又该如何办呢？谢尔盖伊将那盘印有演唱者彩色照片的卡式录音带从塑料盒里取出来，放进了立体声录音机里，按了一下按键，扬声器里就飘出了歌星罗沦用中文演唱的香港流行歌曲——飘零者之歌：

晓风残月吹洞箫，

山长水远魂萦绕。

肖女夜夜来入梦，
天涯何处是鹊桥？

晓风残月吹洞箫，
游子思乡泪滔滔。
安得浮云变骏马，
鹊桥应是金水桥……

在录音机电脑的控制下，歌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谢尔盖伊仔细地研究着歌曲中每一个字的含义，认真地挖掘着每一个音符的分量。渐渐地，他刚才混乱了的思绪又变得清楚了，这首歌曲充满着对爱情的渴求和思乡的痛苦，而这正是可以利用的致命弱点！谢尔盖伊不由得想起在间谍学校受训时，教官讲的道理——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只要他们的爱情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那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谢尔盖伊情不自禁地搓着毛茸茸的手，心想：“对，罗沦为了能见到久别的肖坤，一定会再次出现的！”

谢尔盖伊思考着走进电报室，电报员按着谢尔盖伊交给他的纸条，把自己并不明白的电文拍了出去。无线电讯号飞出了“难忘你”号，飞越了太平洋，传到了日本东京的一所私邸，电报被送到负责此项“特别活动”的香港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二七K”首脑人物——六十多岁的张孝民手里。张孝民用身边的密码本翻出了电文的内容：

“必须按第一套方案执行。同时准备第二套方案！”

当私邸的主人翻译密码的时候，在距这所私邸十公里处

的“樱花”旅馆里，工作人员还在收拾着就要莅临的中国音乐舞蹈团准备下榻的房间。

旅馆经理星野先生逐一检查着床铺，看看是否舒适。他深为自己的旅馆将要接待中国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访日的中国艺术团体而高兴。可是，如果他知道了这样一件事，高兴就会立刻被恐惧所代替——旅馆里已经住进了伺机搞破坏的五名“二七K”的坐探！

第二章 两地情思

岸边的海风，潮湿、沉重而又迷茫，它好似恶梦般地在空间徘徊萦绕，掠过树梢时发出的哨音，又象在小提琴E弦上奏出的音响，令人感到凄婉和哀怨。

带着腥味的海风，撩起了一个把眼睛紧紧贴在望远镜目镜筒上、穿着花格夹克的青年男子的长发。他透过望远镜正在把远方朦胧中的岛屿观察。

青年用手操纵着的这架高倍望远镜，是用一个特制的三角架支撑在一块岩石上。三角架的落点在日本国的地图上这样标记着：北海道·根室。

几十年前，这里还不是日本国疆土的尽头。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把利剑从这里拦腰斩断。如今被割裂出去的日本国土正在青年手中的望远镜里展现出它起伏的轮廓——北方四岛。



青年转动了望远镜的方向，闪光的镜头从国后岛横移到了离他最近的齿舞群岛上……

“啊，还有打鱼的日本人！唉，有国不能归的人们哟！”眼睛并没有离开望远镜的青年，只能让人看见他的侧影。望远镜里出现的几个在苏联控制下的日本渔民，象一只无形的巨手，推开了青年沉重的心扉，那青年关不住的思绪象潮水一般，在奔腾，在撞击……

“啊，北方四岛的日本人，你们虽然囿于暴力，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但亲人们的隔海相望和海风所送去的祝愿，足以使你们能够看到希望，感到欣慰，可是我呢？我的希望在哪里？我自己的祖国……”

青年长时间的瞭望，使前去瞭望北方四岛的其他游客，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一位打扮得非常入时的日本姑娘，对站在“北方四岛眺望图”木牌下面的负责职员问：

“对不起，他怎么看了这么长的时间？看样子，他好象不是日本人！”

姑娘的问话打断了日本职员的沉思。职员把目光从伫立在望远镜前的青年身上拉回，对姑娘打趣地说：

“小姐，您是从东京来的吧？”

“对呀，我在东京上大学。可您怎么知道呢？”姑娘眨着贴上去的假睫毛，惊异地反问着。

“您身上的一切，都是东京的派头嘛！喜欢音乐吗？”

姑娘微笑着点了点头，却不理解这个目光机敏的职员为什么提出了与她的问话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只好静听着职员说下去。

“那您一定也听过《飘零者之歌》喽？这首哀歌在日本真可说是风靡一时了！……”

职员的话，使姑娘的耳畔又响起了那首令人不能自己的哀歌：

晓风残月吹洞箫，
山长水远魂缭绕。
肖女夜夜来入梦，
天涯何处是鹊桥？

晓风残月吹洞箫，
游子思乡泪滔滔。
安得浮云变骏马，
鹊桥应是金水桥……

这首歌常常低回在姑娘的耳畔，缭绕于姑娘的心头，不止一次地勾起了姑娘的满腹心事，引出了姑娘的盈眶热泪。这是埋在她心底的一首歌啊！正因为如此，姑娘突然觉得在感情上和这位职员接近多了：

“先生，您也喜欢这首香港的流行歌曲吗？”

听了姑娘的话，职员把目光重又落在长发青年的身上，沉思着说：

“这个青年连续三天来到这里。有时，他守着望远镜，观望着我们的北方四岛；有时，独自徘徊在海岸边，哼起了《飘零者之歌》。人们都说这首歌是唱给全人类受了伤的心听的，我倒怕这是个想自杀的人，所以，总是暗暗跟着他。昨天，我看到了最近一份报纸，才知道他就是《飘零者之歌》的作者和

演唱者，香港的著名歌星……”

“罗沦！他就是罗沦？”姑娘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

随着姑娘这清脆的叫声，众人的目光都朝青年的背影望去，但青年并没有回过头来。

“对，我是从报纸的照片上把他认出来的。”职员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送到了姑娘的手里。

姑娘展开了报纸。职员用手指着照片下的几行铅字，说：

“喏，这里……‘香港著名男歌星罗沦先生已于月初抵达日本。罗沦先生此次赴日，纯属私人旅游，因而谢绝了日本音乐界为他安排的社交活动……’”

“真是他！”姑娘沉吟着，朝罗沦的背影投去爱慕的目光。一想到自己和这位早就知名的歌星，能在这里意外地相遇，禁不住浮想联翩，心潮起伏，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

职员看了看有些呆滞的姑娘，又指着报纸上的几行铅字，抬高了嗓门说：

“还是看看这里吧，它能让你明白，罗沦为什么对我们的北方四岛感兴趣。‘……罗沦的歌声虽早已为许多日本人所熟悉，然而关于他悲惨的身世，却很少为一般人所知。罗沦先生是一九六七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那时他仅有十七岁。曾被世界上各种报纸争相转载过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据悉就是出自罗沦先生的笔下……’。”

“是这样的……”姑娘的声音弱得连自己也听不清了。

职员从姑娘的手里接过报纸，看着依然守望在望远镜前的罗沦的背影说：

“明白了吧，他是在‘借景抒情’啊！”

姑娘思绪万千地望着罗沦的背影。职员绝不会想到，他

对罗沦的介绍，无意中刺伤了正在和他谈话的姑娘的心。也许是由于女人多愁善感的天性，也许是由于心底又响起了《飘零者之歌》，在她那聪明而又漂亮的眼睛上渐渐地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雾霭……

罗沦终于离开了望远镜，跳下了石台，头也不抬地从人群前穿过去了。但姑娘还是在爱怜地一顾中，看见了有一粒泪珠在罗沦的眼角闪烁。

突然，从海边岩石的后面，跳出了两个人影，他们尾随着罗沦的背影，消失在这个孤寂的小镇的尽头。

当罗沦在日本被紧紧地盯住的时候，在北京他的父亲罗恒——一个刚出狱不久，现在在组织部门任人民来访办公斤主任的老干部，正披衣坐在办公室的写字台前，认真地审阅着一份某省关于落实政策情况的报告。

罗恒吃力地咳嗽了几下，但这并未使他放下手中的烟头，反而又接上了一支，贪婪地吸了起来。他凹陷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显然又工作了一个通宵。

门轻轻地开了，进来一个身材苗条，二十六、七岁的姑娘。姑娘手里拿着一个铝制饭盒。

“爸爸！”

“肖坤！你怎么来啦？”罗恒从椅子上转过身来，慈爱地望着满脸嗔容站在面前的姑娘。

“爸爸，”肖坤将饭盒放到了写字台上，“你昨晚又没回家！你老这样拚命，我出国演出怎么能放心……”

“好，好，我检讨。”罗恒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得痠疼的腰，刚想为自己辩解几句，肖坤却开口打断了他：“又是‘问题

堆积如山，没有时间休息’！……您快吃饭吧，这是我在西四给您买的包子。”

罗恒“嘿嘿”地笑了起来，打开了饭盒盖：“嗨，还冒热气呐！……你吃了吗？”

“我吃过了。”肖坤应了一句，就从茶几上拿起暖瓶要去水房打开水，显然由于常来，她对这里的一切是很熟悉的。

“暖瓶有水，我刚打的。”罗恒说着，好象又突然想起什么重大事情似地问：

“肖坤，一会儿你们的艺术团就要出发了吧？……你看我把这件大事给忘了！要不，昨天晚上一定回家，为你准备准备。”

肖坤坐在室内一张硬梆梆的单人木床上，手摸着叠得很整齐的薄薄的棉被，难过得低下了头。老人家出狱不久，就干着这样繁重的工作，累了就在这样的床上歇一歇；这样吃不饱、睡不好地长此下去怎么能行呢……

肖坤不是罗恒的女儿，是罗恒的小儿子罗英的女朋友。罗恒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前妻生的，是公安局的干部。罗恒出狱后才知道，大儿子因不满谢富治对老干部的疯狂镇压和迫害，而遭迫害致死；小儿子罗英听说只身出走香港，现在音讯皆无；老伴儿死在外地的一所秘密监狱。本来是一个四口人的美满家庭，现在却只剩下罗恒孑然一身了。

“肖坤，想什么呢？”罗恒吃完了包子，倒了一杯开水送到肖坤面前，亲切地问着。

肖坤怔了一下，叹了口气说：

“爸爸，我不放心您。我走了，谁来照顾您？……”

“傻孩子，还有同志们嘛！再说，我又不是小孩子……”

罗恒说着，又坐到椅子上。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进去，这显然是在克制着他心中不平静的情绪；看看肖坤，他又一次在眼前浮起了经常在梦中出现的罗英的音容，他多么希望儿子立刻回到自己的身边啊……

沉默良久，他才说：

“我没什么可不放心的，就是不放心你。肖坤，这次访日演出回来，你也该考虑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啦！至于罗英……你就不要再等他啦！他是一片随风飘落的枯叶，虽然他的出走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但他选择了逃避现实斗争的道路也是错误的。你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青春，去等待一片枯萎的落叶呢？……”

“别说了，爸爸！”肖坤一头扎在被子上啜泣起来，“不管罗英是死还是活，我都等着他……也绝不离开您，我要替他……侍候您一辈子……”

此刻，肖坤心中深藏着的爱，就象一只漏了底的小船被激流冲击着，但小船并没有沉没，因为有一条缆绳紧紧地拴系在肖坤心灵的柱桩上……

当日十时，肖坤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挥手和前来送行的罗恒告别，随中国音乐舞蹈团其它成员进了飞机的客舱。她们满载着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将要在日本作精彩的演出。

当飞机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准时起飞时，一个罪恶的阴谋在飞机的降落处隐蔽地进行着——紧紧网住了罗伦的那张网，也正在悄悄地张开，等待着肖坤的到来。